

## 一片冰心似春风

□ 李钦业

“一代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我希望年轻人都读一点冰心的书，都有一颗真诚的爱心。”巴金先生的这段话，既是巴金和冰心女士真挚情感的生动写照，也是他们对青年的寄语和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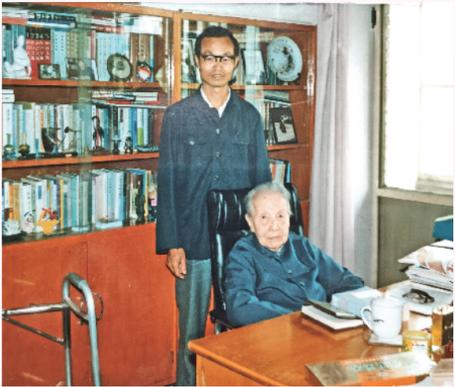
1999 年 2 月 28 日，冰心先生逝世，享年 99 岁，似“一颗善良美丽的星辰”般陨落。

1900 年的 10 月 5 日出生于福州的冰心，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登上文坛。《繁星》《春水》是冰心的代表作，也是她流传最为广泛的作品。

半生温柔如春水，一片冰心似春风。冰心总是用她诗意的笔触，用她对生活的满腔热爱，引领读者走进她“爱”的境地；用她清澈温暖的文字，跨越时光的冲刷和空间的阻隔，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冰心的文学作品，清新隽永，满蕴深情，用爱温暖了心房。冰心曾说，“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她一生崇尚“爱的哲学”，“母爱、童真、自然”是其作品的主旋律。爱，是冰心留下的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编者



1990 年 9 月 25 日，李钦业（站立者）与冰心老人合影。（作者供图）

冰心是我十分尊崇的大作家，被称为“世纪老人”“文学祖母”“中国伟大的现代散文之母”（刘再复语）。面对冰心，我觉得就像面对一座雄伟壮丽的大山，须怀着崇敬的心情仰望，须千般虔诚地来品读。面对冰心，我觉得就像面对大海一样；她的胸怀像大海一样宽广；她的爱心像大海一样深沉；她的人品像大海一样永远令人赞叹，令人崇敬，永远给人鼓舞和力量；她一生像大海一样永远在奉献着。她的笔一直写到生命的尽头，她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疾苦。

杨绛先生曾说过：“在冰心先生面前，我是一个读者和学生，我在中学时读冰心先生的《春水》《繁星》《寄小读者》，这些诗歌、散文是我小时候最早接触的新文学作品，……我向来称她为冰心大师。”杨绛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说，她的母亲也读过冰心的作品，说“她看了冰心的作品后说，她是名牌女作家。”

据吴泰昌《我与钱锺书的交谊》一文中说：钱锺书先生晚年在北京医院住院与冰心老人的病房在同一层楼，冰心老人每年生日，钱、杨二先生都要送花篮祝贺。

我退休前，一直在安徽学院中文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年年都给学生讲冰心的创作，我讲得起劲儿，学生听得带劲儿。我没有想到我还有机会与冰心老人通信，还能见到冰心老人，这都是缘于钱锺书先生。

1989 年上半年，我和大学同学采诗编一本《文人笔下的钱锺书》，我们复印了一些资料，还想约一些作家来写钱锺书先生的文章。我给冰心老人写了封信，信寄走后，我非常后悔，觉得给一位九旬老人增添这样的烦琐实在大不该了——谁知我这是真“小人之心”，冰心老人不仅回了信，还用圆珠笔非常工整地在《人民文学》每页 240 格的稿纸上，一格一字地写了篇 600 余字的短文：

钦业同志：

您的六月二日挂号信（今年？）我没有收到，1989 年 7 月 7 日的信却收到了。您要写《文人笔下的钱锺书》，我感到荣幸，但要写钱锺书就不能不写他的夫人杨绛，因为他们是在中国作家中最美满幸福的一对，学者才子，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我仿佛记得我先认识的是杨绛，先读到她的《干校六记》，深喜她的雅人逸致，后来才认识钱锺书，虽然她的大名我是“久仰”了。

我记得他们是住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文人茶萃的丛楼中之一，我送书给他们，是送到那个住址。我自 1980 年伤腿后，行动不便，闭门不出，已八九年了，也忘记我曾造府拜访过没有？但在那几年中，他们曾来看过我，我们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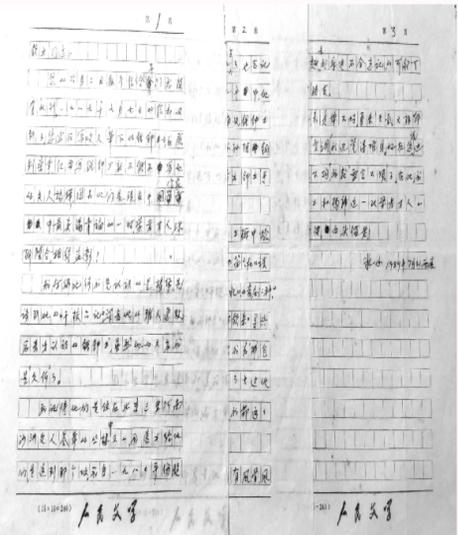
得很痛快，钱锺书更是谈笑风生！从我的外孙陈钢替我们照的相片里，还可以看出钱锺书手挥目送的豪爽情态。

他们送了我许多书，我从书橱中检出的有钱锺书的《围城》《旧文四篇》和《谈艺录》。有杨绛的《倒影集》《干校六记》《喜剧二种》《钱锺书和围城》《回忆两篇》《将饮茶》等共六卷。在这些书的扉页上，他们谦虚地称我为“师”，自称“学生”，其实谁都知道，我除了大过他们几岁之外，论学问、论才华，我都远远地落在他们后面。

我对他们的印象是，他们有风骨、风度，又有风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可爱的一对朋友。

我近来身体不好，夏来天气又闷又热，开着“空调”，我还觉得难受。好在您说过“文章长短不拘”，我就“要言不烦”了。在此，我祝愿钱锺书和杨绛这一双学者才人的夫妻，身健笔健，白头偕老！

冰心 1989 年 7 月 21 日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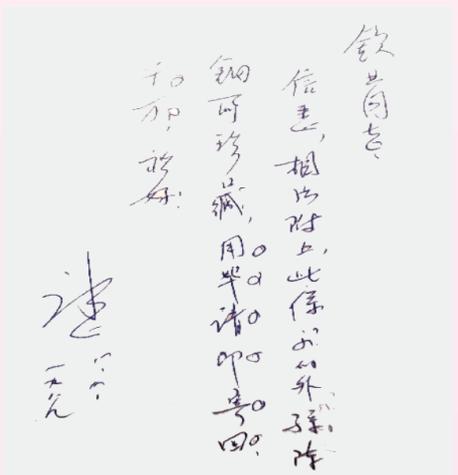


我手捧冰心老人的文章，读了一遍又一遍，高兴极了。赶紧先去复印一份，原件珍藏起来，自己要看原件时也是小心翼翼，生怕弄皱一丁点儿。后来我们编的《文人笔下的钱锺书》准备联系付印，我又写信请冰心老人能否提供她与钱、杨先生的合影？老人很快寄来一张彩色照片：这张照片是在冰心老人的客厅里照的，冰心老人和钱锺书、杨绛先生并排坐在沙发上，冰心老人居中，三人都笑容满面，冰心老人一双手紧紧握住杨绛先生的左手，照片上三人都穿着衬衣。冰心老人在信上这样写道：

钦业同志：

信悉，相片附上，此系我的外孙陈钢所珍藏，用毕请即寄回，千万，祝好！

冰心 1989 年 8 月 8 日



冰心老人在“用毕请即寄回，千万”这几个字旁加上圈点，以示重要。这张照片太珍贵了，我在报刊上从来没有见过这张照片呢！我们所编的《文人笔下的钱锺书》一书，钱先生本人是反对的，他老人在给我的回信中明确表示：“尊编一书，盛情可感，然实属多余，无甚意义。”我们后来听从钱先生的话，放弃了编这本书的念头。冰心老人寄给我的那张照片我便挂号寄还给她。她老人家收到照片后，寄来了一张明信片，信上写道：

钦业先生：

钱杨夫妇相片收到，勿念。祝好！

冰心 1990、5、13

1990 年下半年，我到北京大学进修现代文学。在冰心老人九十华诞前夕，我拜访了这位文坛老寿星。9 月 25 日上午 10 时，我带着北大青年代表团文坛老寿星进进帮我借的相机（装彩色胶卷），依照预约来到中央民族大学（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冰心老人的家。

她老人家正由家人搀扶准备进书房，她嘱我在客厅稍候。利用这个机会，我得以仔细观察冰心老人的客厅。这间客厅面积不大，不过十五平方米的样子，水泥地面，客厅的文化氛围很浓，十分典雅，窗子向南，光线充足，窗台放置一盆君子兰，这盆君子兰后来我才知道是作家李玲修送的，冰心老人写有一篇 400 字的短文《君子兰》（《散文》1990 年第 11 期）。客厅东墙中央挂有近代大学者梁启超先生手书的那副对联，这是青年冰心 1924 年在美国养病的时候，写信托人在国内写一副“集龚”（龚自珍）的对联：“世事沧桑心事定，心中海岳梦中飞。”结果被委托人请梁启超先生（那时冰心并不认识梁启超）写了这副对联。上联右角有“冰心女士索句”几字。我觉得这副对联就是冰心老人一生大度从容的真实写照。也在这面墙上还挂有老舍先生的夫人胡絮青先生为庆祝冰心老人 90 寿辰而作的国画，画的是一树寿桃。儿童出版社也送了一幅画挂在那儿，我记得是画了一个十分可爱的穿红肚兜儿的胖娃娃，手捧鲜花，笑逐颜开。

我进了老人的书房，冰心老人已在桌前坐好，她老人家 1980 年伤腿以后，行动不便，家中放有一位美国朋友送的钢架当拐杖，除了脚腿不大方便外，她的精神气色很好，很慈祥地望着我。老人书房墙壁上放着书橱，书籍排列得十分整齐，书桌上有一大叠信件，我给老人递上自己的名片，她老人家居然不戴眼镜也看得清楚。

冰心老人递给我一个通讯录，让我写上姓名、地址，我写好她看了一下，说“把你的邮政编码也写上。”我赶忙又补写了。我说：“我前几天在北图读了苏雪林先生写的《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她对您的诗评价很高。”老人高兴地说：“评和把我写得搞创作的，还有庐隐。”冰心老人说：“我的诗是我同时搞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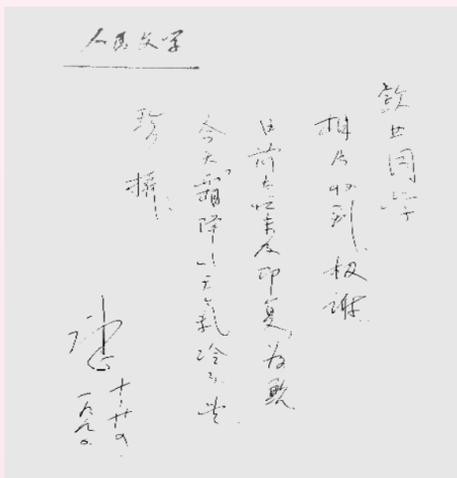
冰心老人的普通话说得十分柔和圆润，不带南音。我鼓起勇气，提出同她老人家合影，老人爽快地答应了，接着她喊她的女婿陈恕教授（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书房为我们拍照。我又拿出相机为冰心老人照了两张照片。

照片洗印出来后，我又到冰心老人家中去送照片，因怕打扰她老人家，我将照片交给她家里人后就走了。过了几天，我收到了冰心老人的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钦业同学：

照片收到，极谢。日前太忙未及即复，为歉，今天“霜降”，天气冷了，望珍摄！

冰心 1990 年 10 月 24 日



冰心老人逝世于 1999 年 2 月 28 日。3 月初我校开学上课后，我给中文系学生上第一次课时，首先缅怀冰心老人，我在黑板上抄写了冰心老人写赠葛路的一段文字：

“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使得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迷漫，让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挥，也不是悲凉！”

我觉得认真读冰心的作品，领悟她的精神世界，培养自己的爱心，才是对冰心最好的纪念。

（转自《中国青年作家报》）

岁月不居，似水年华。“三八”妇女节里，与热爱书法和喜欢舞蹈的女性朋友一起分享这份善待。

闲暇寄情于书法和舞蹈。热爱它们，装点自己。

书法给我们带来无穷知识，使内心丰富，舞蹈让肢体健康，心灵放松。回想起世上许多时候会发生想不到情景。几年前疫情的突然爆发带来的紧张焦虑、恐惧担心，做核酸的忐忑不安，到放开后的感染病毒等等，从疫情开始的胆战心惊，到放开后的阳了患病，我们身体遭受病毒的折磨，意识里存在着对抗病毒的所有情景。漫长的三年时间，我们让心灵慢慢淡定，和病毒共存。疫情期间没有放松对书法和舞蹈的爱，鼓励自己，坚强地活着。经历疫情生活的点点滴滴不能忘怀。感谢书法让我冷静，使我振作，感谢舞蹈让我坚强，获得重生。它们带给我不屈的力量。

原来精神的顽强可以冲破一切阻碍，为增强免疫力而搏斗，以至于呈现出生命的骄傲与自豪，从而极大地展现了生命的价值意义，绽放出令人惊异的奇迹，我们胜利了。人的一生要面对各种各样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而考验我们的是精神和心灵的意志。学习书法和舞蹈，理解其精神，一定时候能够激发人坚韧不拔的忍耐性和战胜困难的毅力。疫情中，书法和舞蹈起到更大的作用，我们书写了抗疫作品，为武汉、西安以及安康医护人员赠送，感恩他们奋力救人，不怕牺牲的伟大人格。编排了抗击疫情舞蹈作品，以舞抗疫，给自己会带来精神力量和心理支柱。

在“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身为女性，面对现实，深知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必须的，要生活就得奔波于屋宇内外，要付出精力打理这些琐碎，就要耗费时间，其中的酸甜苦辣以及背后的泪水和汗水，唯有自己知道。当我们拿起笔书写时，和上音乐舞蹈时，忘记了伤痛和辛劳。这就是书法与舞蹈的力量。

感恩生活，让我们觉悟。作为新时代女性，要使自己被社会认可，就要与时俱进努力学习。让我们跟随春风的速度，被社会认可，无拘无束地做好自己的所爱。看看所走过的路程，我们无怨无悔。在文化自信的今天，用书法守护心灵，用舞蹈装扮生活，让春雨为我们洗刷疲惫，让春风吹走心中烦恼，发挥智慧力量，培育为社会做贡献的优良品质，在人生有限的生命里多为社会尽一份力。让我们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携手前行！

（作者系省妇女书画协会副主席、市舞蹈家协会主席）

文化纵横

## 真实最动人心

□ 杜敏

在艺术的世界里，只有真实的才是最打动人心的。

《母亲》这幅作品是一个平凡朴素的题材，是我所有作品中最用心，因为那是母亲的脸庞。这幅作品的底稿是 2008 年在家中为母亲拍摄的照片，记得那是她大病初愈后回到家中的某个下午，北向的卧室，妈妈身穿一件深粉红色的保暖内衣，外套一件黑色皮质马甲，坐在床边，和我聊天。母女二人都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与感恩，下午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映在妈妈的脸庞，那种光影的罩着母亲，散发圣洁的光华。我用手机拍摄了那瞬间的震撼，想永久地留住母亲那个慈祥的瞬间。

一副水彩人物画作品的成败，有赖于创作中立意程度的高低，艺术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情感、情绪以及内在对创作的渴望程度，绝不仅仅是水彩画技巧高低所决定的。在创作过程中我将自己变成孩童般天真，至情至性地面对我所看到的母亲。如果我们的作品找不到真实的、生命般的精神慰藉时，我们的作品可能就会表现失败。

创作是绘画艺术活动的最高阶段，它是对艺术家技巧及综合能力全面考验的立意过程。如果过分注重构图、技法、表现手法，就会减弱水彩画创作的思想深度和艺术作品的表现力度。《母亲》这幅作品，我着重表现人物面部光影感与母亲在镜头下略显紧张与严肃的眼神，满目的白发。艺术作品的立意过程，离不开艺术家的创作立意，构思与创作想象。而立意、构思又是艺术创作中艺术家获得艺术灵感的重要基础。是从事艺术创作构思的第一要素，它也是衡量艺术家艺术修养及各方面能力的重要环节。

这幅作品在表现形式上采用了薄画法与干画法相结合的写实表现形式。利用色彩的冷暖对比方法塑造人物面部体积结构。颜色笔痕的表现做到薄、透、多层次叠加。画面空间背景运用湿画法，使不同的颜色在湿的画面上自然融合形成不规则的水渍，干透后再用清水反复洗色，使画面形成柔和厚重的质感肌理。这种技法的运用形成了较为一贯和稳定的创作个性。这就是常说的个人绘画风格吧。它是艺术表现所采取的独特可辨的形式。

创作需要真切的身体与真挚的情感。以艺术家自己的理念或者属于自己独特的审美，赋予作品以新的内容和形式法则，呈现出最初的创作审美冲动与感悟。

世上所有的光荣与骄傲都来自母亲，值此“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以此画此文献给所有的女性。

（作者系安康学院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

## “艺”路芳华

□ 鄢继荣 董意丽

走进新时代，越来越多的女性在不同的领域，用不同的方式，展现出令人叹服的力量。在白河县，就有这样一批女性，她们扎根山城、热爱艺术，在平凡的岗位和生活中，绽放出不一样的芳华。

出生在上世纪 40 年代的肖红芸，是最接地气的平民艺术家。1997 年，她偶然接触到布艺工艺品，就沉迷其中。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她用废弃布料制作出 130 余件手工艺品，荣获了 86 个省、市、县级奖项，成为了手工布艺的非遗传承人，还被评为了“省市巾帼巧手”。白河县曾举办了“迎重阳·肖红芸手工作品展”，吸引

了很多群众前来参观，也带动了很多人加入手工布艺传承行列。

卢传珍是深受白河县市民群众欢迎的民间艺术家，她扎根基层二十余年，带领团队不断升级打造的陕南风情歌舞剧“水色白河”，成为了边城白河的一张响亮名片；她搜集整理、主编出版的《白河民歌集》，成为了白河民歌传承的宝藏；她指导培训的“秦风楚韵”合唱团、打击乐《鼓舞盛世》等节目在省市多次摘金夺银；她精心培养的 300 余名声乐、器乐、舞蹈表演等各类艺术人才，组建的 40 余个文艺社团、124 个村民自乐班，已经成为基层

文化事业发展的坚实基础。

绣娘刘昭艳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融合艺术”之路。她出生于边城白河刺绣世家的她，在姑苏城中练就了一手苏绣技艺，又师从“乱针绣”名家，最终将“绣绣”“苏绣”“乱针绣”融为一体，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开办了自己的作品展，让白河的作品成了抢手的商品，刺绣作品《母亲》还荣获“第六届陕西民间文艺山花奖”。

还有女作家毛绍丽，她将自己从教 20 余年的趣事创作成书籍《倔强的核桃》，以此呼唤家长们重视家庭教育和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出版后深受老师和同学

的喜悦。女摄影家张秋燕，自费请匠人重塑犁铧铸造过程，并拍摄铸造犁铧照，入选了“巾帼影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暨‘三八’国际妇女节陕西省摄影家协会首届会员作品展”。女书法家刘瑛、女画家赵娟，她们在工作之余热爱文化艺术，不断学习提升自己，作品多次获奖、参展……

无论什么年代，无论什么行业，无论什么艺术种类，在白河这个小城中，艺术的“种子”一直在播撒，艺术之花始终在绽放。近年来，全县市级以上文艺协会会员达 40 余人，她们大多不是专业出身，但都有一个共同点——热爱艺术，热爱生活。

这份热爱，让她们坚持在贫苦的日子里让废旧布料“开花结果”，在偏远乡村泥土舞台上载歌载舞，在方寸绣绷中默默耕耘，在繁忙工作后仍埋头创作……也正是这份热爱，让她们更加自信、充盈、从容。



母亲（油画）

杜敏作